

# 理解生慈悲

□孙惠芬

顺着“家”这根藤往根处摸，女人都会摸到两个家。这似乎有些悲凉，你在一个家里长得好好的，却要生生地被拔苗移走。我27岁嫁人，经历了漫长的缓苗过程，带着乡村门风讲究的大家庭的优越感，来到没有门风也无所谓家族的小家小院，失落感无时不在。我那所谓的门风，其实并不来自安详的生活，那时正是凄风苦雨的“文革”，父亲叔叔大爷全被批斗，姥爷舅舅也被批斗。然而正是奶奶在这并不安详生活中的安详，让我自童年起，就领略了奶奶带给家族的威严。那威严不是训诫，不是誓言，它甚至无声，但胜有声。比如无论外面的批斗口号喊得多响，奶奶每天早上洗脸时，必照例脱了上衣洗身子。冬天天冷，怕披在奶奶身上的衣服脱落，我便是那个帮她不断往肩上拽衣服的人。比如一日三餐，无论外面有什么样的消息传来，每餐后奶奶必照例要漱口。她的儿媳、孙媳——我的妈妈和嫂子忙家里的活计时，我就是那个端漱口盂的人。比如无论街上的人如何对孙家人躲之不及，奶奶三天两头，总要挺直了腰板穿过大街，去大爷和叔叔家串门。她穿着浆洗得板板正正的衣服，里边白色衬裤一尘不染，领口处一定要露在外面，街坊邻居敬佩的眼神从远处朝奶奶望过来时，我就是那个分享了荣耀感的人。

奶奶出身辽南大孤山镇大户人家，读过书，有文化，嫁给乡村的爷爷，心底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她从未说过；赶上“文革”，她的儿女们受她国民党战犯的弟弟牵连，生活再一次陷落，她忍受了怎样的苦难，仍然不曾说过，可那从陷落的情绪里长出来的东西，胜过所有语言。当那东西潜移默化成一种无所畏惧的威严和安详，并吐露出荣耀的须芽，你也就希望自己有洁白的领口、清洁的牙齿、笔挺板正的衣衫，“讲派场”，也就成了人们评论孙氏家族的常用词。

如果说我娘家的家还有什么家训，那么就是童年里奶奶通过细节所展示出的“讲派场”的姿态，虽然那派场所吐露的荣耀，是畸形的荣耀，有虚张声势的意思，属硬撑起来的面子，可正是这硬撑出来的畸形荣耀，使孙氏家族得到一种精神的护持——安详的笼罩。二娘和四姨是镇上人，对奶奶的“讲派场”心领神会，发现奶奶从街上走来，也穿着新崭崭的衣服迎出家门。母亲出生于乡村，大字不识一个，可对奶奶更是配合默契，不但每天都心甘情愿为奶奶端水、洗衣、浆衣服，她侍候了奶奶一辈子，一辈子都一丝不苟。母亲生性贤惠宽忍，柔情似水，与奶奶刚烈不阿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的配合不排除有性格因素，可当年父亲卖过膝袜子，奶奶把拿到家里的过膝袜子分给城里出身的二娘和四姨，没给母亲，母亲在油灯下讲这个故事时，眼里满含泪水。很显然，当母亲陷落于奶奶“讲派场”这种即虚妄又实在的荣耀感中，荣誉感也润物无声地潜入了母亲的生命。母亲被移苗孙家，或许不是陷落，是提升，是拔苗助长，虽然要克服漫长的缓苗痛苦，可母亲是幸运的，毕竟，她在精神上找到了“组织”……

派场里的荣耀，无疑含有虚荣的成分，后来的年月，我越来越多地看到奶奶在特殊年代留给子孙特殊礼物所衍生出的问题，可不管你如何反省和批判，它都在你的身体里驱之不去，当携带这精神基因来到精神空气稀薄的另一片土地，我经历了长期的水土不服……

婆婆曾是娘家的老大，十三岁就下地干活，她喜欢旷野，喜欢跟大自然在一起，移植到张家，因为公公住供销社，常年在外，这个男人缺少的家需要她一个人承担家里家外的劳动，那个家的物质外壳——房屋，便只是她和孩子们做饭睡觉栖身的场所，一声鸟叫，一声买卖人在旷野的呼喊，

都会让她不顾锅底正燃着的火，冲出院子，至于此时，身上的衣衫是不是整洁体面，身后锅底的火是不是烧出来，锅里的菜是不是烧糊，全然不顾，更不用说家里的卫生，过日子的规矩。恰恰公公在外，受文明熏染，希望有规矩，希望家里干净体面，当他偶尔回来，发现这个家并不是他理想的家，吃饭的饭桌就成了他训斥发火的唯一场合。刚结婚时，每餐吃饭，见大家低头急慌慌吃几口赶紧撤退，有些诧异，自动留下来陪公公，可我不知道，我是在引火烧身，因为当公公发现终于有一个人听他讲话，讲他过日子的理想，我便成了他的教育对象。虽然后来我也开始撤退，但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思考这个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顺着“家”这根藤蔓，我摸到了两个家，却不曾摸到一个跟“家训”有关的瓜。这真的让我有些悲凉。然而最悲凉的是，在历代名家训榜上，出现的全都是男人名字，不管是皇上还是圣贤，是商人还是科学家，似乎从来就没有女人的事儿。而在我的两个家里，在我的生命中，女人是如此重要，女人不但需要撑起家这片天，女人还要经历拔苗移植、水土不服的痛苦，还有被“家”来“训”……

如果说我从两个家里真正找到了什么，那么只有一点：对生命的理解；如果没有奶奶对当时家境的理解，就不会有那威严的做派，如果没有母亲对奶奶做派的理解，就不会有谦卑的服从，如果没有婆婆对公公的理解，就不会有默默的忍受，同样，如果我不是在痛苦中慢慢理解了公公婆婆的人生，从心底生起同情，我的缓苗过程将永无休止……

女人的家训，或许永远只有一个：理解。因为理解生慈悲，而女人的慈悲，是家得以源远流长的真正血脉……



我的母亲不识字，跟着父亲来到城市。像大多数北方农村妇女一样，懦弱隐忍，从无怨言。每当想到我的这个肉身来自于那个不识字、由一种盲目惯性的力量牵引着生育及劳作的女人，我就对世间万物充满敬爱。今生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我扶着墙，蹒跚挪步，我的妈妈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做针线活。我能听到她温柔的声音喊我名字。

母亲的一生主要做两件事：生育和劳作。这使她过早地衰老，六十四岁去世。去世前一年，脑出毛病，脑萎缩引发瘫痪，后来失去记忆，失去说话能力，也就是我们近年来媒体不主张用的那个词：老年痴呆症。刚结婚的我住回娘家照顾她。母亲一生活都不多，现在干脆沉默。但她脑子里还有一个区域保持清醒，有时候给她喂饭，我说，我上班要迟到了。她就大口吞咽，几次差点呛着。

丈夫也跟我到我家来住。我怀孕了。孕期反应特别厉害，喝水都要吐，天天犹如大病，只好回到婆家，要么睡着，要么呕吐，瘦得不足九十斤。十多天后，母亲去世。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的离开才导致她死去，对母亲的愧疚一直在我心中。

孩子生下来，由婆婆一手带大。婆婆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优点，从不啰嗦，将家里一切打理得非常好，不用我们操心。至于你做得好与坏，她不说你，只用行动感召你。有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因什么事生气，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的椅子上，胸口起伏。在这样的婆婆面前，你没办法不变得好一些。

三年前，婆婆查出脑肿瘤，是癌症里最凶险的一种，从发现到离世，不到一个月。她的病，一定与生活习惯有关：常年吃剩饭菜，啥事都能

忍，有气自己窝里。治疗 and 抢救对于绝症病人，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加速？延缓？拯救？折磨？生命是一次性的，没有假如，不能重来，也没有对比、反悔。不治疗，不抢救，我们会陷入自责和懊悔；坚持抢救，就是将亲人推向更为痛苦和惨烈的境地。

又试图起来，再按下。事后想来，我们特别后悔，她此生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无非是坐起来一下，都没有实现。她被许多手按着，哄着，躺在那里，嘴里呜呜呜呜，已经听不清了，可她不停地，执着地说。我们便一句句猜测，猜对了，她说声嗯，猜不对，她继续说，一遍，又一遍。

她发出四个音节，重复几次，我们都猜不准，她急切地说，脸上越发焦急。突然有人猜出：“让小为来？”

“嗯。”

小为就是我丈夫，婆婆最小的儿子。赶忙移到她头边来。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更长的音节，更复杂的内容，一遍又一遍。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懂。

她艰难地举起扎了针头的左手，指着自己嗓子眼，“咳咳咳。”

我突然明白了，“噢，你是说，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不要再每年冬天咳嗽？”

“嗯。”

八十岁的婆婆吐出一摊黑色的血，离开这个世界。

近两年来，我渐渐感到，衰老降临我的身体。短暂的惊恐与难过之后，又释然了。仁慈的生活一手拿走你的青春，一手给你诸多领悟。我知道，我将不再涉及爱情，不适合抛头露面，甚至不会过多谈及自我，我在这世上的作用与功能，渐渐丢失，最终退守于一个母亲。老去之后的我，不能提供审美的纸，也许会社会不再需要的我，我会为家庭、为女儿继续做贡献。我将做饭、干家务，给她带孩子，我将成为一个外婆。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外婆那样，生出满脸皱纹，默默劳作。当我什么也干不动的时候，我要请孩子们离开我，让我自己死去。

## 失语的母亲

□周瑾璞

忍，有气自己窝里。治疗 and 抢救对于绝症病人，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加速？延缓？拯救？折磨？生命是一次性的，没有假如，不能重来，也没有对比、反悔。不治疗，不抢救，我们会陷入自责和懊悔；坚持抢救，就是将亲人推向更为痛苦和惨烈的境地。

又试图起来，再按下。事后想来，我们特别后悔，她此生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无非是坐起来一下，都没有实现。她被许多手按着，哄着，躺在那里，嘴里呜呜呜呜，已经听不清了，可她不停地，执着地说。我们便一句句猜测，猜对了，她说声嗯，猜不对，她继续说，一遍，又一遍。

她发出四个音节，重复几次，我们都猜不准，她急切地说，脸上越发焦急。突然有人猜出：“让小为来？”

“嗯。”

小为就是我丈夫，婆婆最小的儿子。赶忙移到她头边来。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更长的音节，更复杂的内容，一遍又一遍。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懂。

她艰难地举起扎了针头的左手，指着自己嗓子眼，“咳咳咳。”

我突然明白了，“噢，你是说，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不要再每年冬天咳嗽？”

“嗯。”

八十岁的婆婆吐出一摊黑色的血，离开这个世界。

近两年来，我渐渐感到，衰老降临我的身体。短暂的惊恐与难过之后，又释然了。仁慈的生活一手拿走你的青春，一手给你诸多领悟。我知道，我将不再涉及爱情，不适合抛头露面，甚至不会过多谈及自我，我在这世上的作用与功能，渐渐丢失，最终退守于一个母亲。老去之后的我，不能提供审美的纸，也许会社会不再需要的我，我会为家庭、为女儿继续做贡献。我将做饭、干家务，给她带孩子，我将成为一个外婆。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外婆那样，生出满脸皱纹，默默劳作。当我什么也干不动的时候，我要请孩子们离开我，让我自己死去。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母亲已是耄耋之年，可至今仍孜孜不倦，记日记，抄文摘，写半白不白半古不古的诗（确切地说更像顺口溜或打油诗）。即便近些年父亲因身体欠佳，每天需要她协助我家阿姨忙前忙后地照顾，为父亲端水送食，遵医嘱一天多次地安排父亲吃药服药，甚或陪父亲谈天说地，为父亲讲新闻，哄父亲一起唱潮曲或回忆旧时往事以打发每天的漫长时间……等等，反正每天家务事大大小小接踵而来没完没了。何况高龄的母亲自己的生活琐事还需要自理，有时候母亲忙得团团转，甚至累得坐下来休息时不住喘气，可她依然不忘三天两头的挤时间，从抽屉里掏出笔记本，端起笔沙沙沙地记录着什么。乐此不疲，几乎从不间断。

母亲目前共有四册不同类型、仍未写完的笔记本（以前还有多少册她自己也不清了，因为她近年是到京城来居住的，以前的都放在广东老家了）：一本是家庭生活记录，上面三天两头地记录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大到我家共同关心的国内外新闻或旧闻，小到我们全家老小生日过节、迎来送往、喜事愁事，或儿孙们的工作或学习业绩，更小的还有一日三餐、购物购衣和其他的家庭收支，当然更多的还是生活随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她的记录之中。母亲的三儿一女四孙，每个人的性格如何，优缺点如何，家庭表现怎样，谁工作更加出色和谁对他们二老更加孝顺，全都能在母亲这本“家庭生活实录”和“家庭生活大全”中找到自己的镜像。可以说，我们全家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尽在母亲的观察和记录之中，所以在我们姐弟几个甚或孙子孙女，谁都在意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形象，谁都希望有好的工作业绩和好的家庭表现。

母亲的第二本笔记本，是唐诗词等经典名篇和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警句名言摘抄。可贵的是，母亲不是为摘抄而抄，也不是仅仅为了练字，更不是抄了之后将其束之高阁。母亲抄那些唐诗词或警句名篇，是为了闲暇时反复研读、欣赏，甚至是为了默记背诵。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可母亲至今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水调歌头》、关汉卿的《窦娥冤》、周敦颐的《爱莲说》等。她甚至能背诵更长的名篇，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 母亲的笔记本

□杨晓升

母亲的第四本笔记本，是专用于收集、记录生活尤其是健康保健常识的，比如生活中的小技巧，诸如淘米水的妙用、米饭怎么做更好吃等，还有水果怎么保鲜，每天什么时候吃水果更科学，换季衣物应该如何清洁保存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健康保健知识。我因工作原因，这些年报刊界的朋友每年免费为我家赠订了好几份报纸，像《文摘报》《报刊文摘》《作家文摘》《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青年报》《家庭》《知音》杂志等等，每当我从报箱将报刊带回家里，母亲又愁又喜。愁的是本来就琐事繁多终日忙碌的她又增添了时间的压力，喜的这些报刊中又有很多的新闻和知识引诱着她。而我发现，无论她多么忙碌和心烦，没多久那些新来的报刊就被母亲的剪刀裁剪得千疮百痍，而她那本专门收集知识的笔记本则又添了大小不一的各色剪报，同时新添了母亲娟秀有力的一行行字样。不难想象，母亲收集剪报时就如辛勤的蜜蜂快乐地煽动着翅膀，穿行于报刊的花园中，贪婪地采集着知识的百花、吮吸着知识的琼浆蜜汁……

母亲的第三本笔记本，则是用顺口溜和打油诗写的生活随感，如2009年母亲生日时写的《生日颂》，之一：“天高气爽艳阳天，杨门一派呈吉祥。盆花盛开兆头好，瑞气洋溢焕芬芳。九月十二娘生日，合家大小喜开颜，儿孙为娘添福寿，美满家庭多温馨。”之二：“大人远道来祝贺，二儿买来大蛋糕。三儿出差来贺电，儿媳添买新衣裳。女婿孝敬长寿面，女儿亲手煮甜蛋。欢聚一堂庆生日，儿孙齐祝奶奶好。人生有此天伦乐，二老齐全福气厚。”之三：“国家盛世民才能为家，奉献社会创诗篇。孙辈一代有出色，奋发攻关列前茅。下代前景更美好，堪慰桑榆上辈人。但愿家门平安福，孝顺美德代代传。”近年父亲年迈生病，母亲终日围着照顾父亲，难以出门活动游玩，有时候不免心生怨气，可这怨气都是昙花一现，她很快会自我调整。母亲在2014年10月20日写的《真情相待心安》中这样描述她的心境：“风雨同舟五十年，相濡以沫两相依。病痛之中多安慰，悉心关照

细护理。再苦再累仍挺住，压力多大责不辞。老伴老伴永为伴，真情相待心安。”

母亲的第四本笔记本，是专用于收集、记录生活尤其是健康保健常识的，比如生活中的小技巧，诸如淘米水的妙用、米饭怎么做更好吃等，还有水果怎么保鲜，每天什么时候吃水果更科学，换季衣物应该如何清洁保存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健康保健知识。我因工作原因，这些年报刊界的朋友每年免费为我家赠订了好几份报纸，像《文摘报》《报刊文摘》《作家文摘》《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青年报》《家庭》《知音》杂志等等，每当我从报箱将报刊带回家里，母亲又愁又喜。愁的是本来就琐事繁多终日忙碌的她又增添了时间的压力，喜的这些报刊中又有很多的新闻和知识引诱着她。而我发现，无论她多么忙碌和心烦，没多久那些新来的报刊就被母亲的剪刀裁剪得千疮百痍，而她那本专门收集知识的笔记本则又添了大小不一的各色剪报，同时新添了母亲娟秀有力的一行行字样。不难想象，母亲收集剪报时就如辛勤的蜜蜂快乐地煽动着翅膀，穿行于报刊的花园中，贪婪地采集着知识的百花、吮吸着知识的琼浆蜜汁……

以前我只知道母亲喜爱收集知识、抄抄写写记录什么，不知道她究竟写了什么、写了多少。因为应文友之约要写这篇短文，征得母亲同意要翻看母亲的笔记本，不料她一下子搬出了厚厚几册，而且如此门类别类。母亲当了数十年的乡村教师，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晚年本可以彻底放松享受天伦之乐，没想到她仍如此孜孜不倦、如此勤奋好学。心疼母亲的身体，劝她悠着点，也好奇地问她这么大的年纪为何还要如此辛苦地记录、抄写、收集知识，母亲笑着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此时此刻，母亲笑得是那么舒坦、那么甜蜜，那笑像秋天的寿菊一样灿然开放、芬芳四溢。我明白了，母亲忙碌之余仍乐此不疲地记录、抄写着什么，肯定是乐在其中、也从中得到了欢乐、充实与满足。

而后，我又从母亲的记录本中发现她2008年抄写的一首《台湾歌谣》：“人生七十正开始，八十满是福。九十算来不稀奇，一百笑咪咪。六十还是青少年，五十小孩儿。四十睡在摇篮里，唉哟哟，三十才出世。”

## 母亲与信仰

□李云雷

我母亲80多岁了，父亲去世后，她一个人生活，住在我们村里新盖的楼上，以前她还可以养鸡养鸭，现在住在楼上，也没法养了。我每年大约回去两次，我母亲总是说，“盼着你来，盼着你来，等你来，就走到走的时候了……”有一年我回到家，家里的小孩告诉我，在我来之前，母亲怕我在路上出什么事，用一种土法求神保佑，她盛了一碗水，摆在灶王爷面前，把一根细线横放在水中，再竖着一根，口中念念有词。我母亲不识字，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这就是她表达情感的方式，我听到时，突然泪水盈眶。

我母亲是信神的，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放学回来，正好赶上母亲在给神像烧香，她招呼我过去磕头，我没有搭理她，把书包扔在床上，心里想，她可真是迷信，怎么还会去拜佛求仙呢，这样想着，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表情上却显示出了冷漠与不屑，母亲看了我一眼，可能也看出了我的情绪，她没有说话，一个人在那里烧完了那纸一串话，“老天爷，灶王爷，七十二路神，请到请不到的都吃……”等念叨完了，她又过来招呼我，说，“今天知道你回来，包了饺子，快吃吧。”我也没有说话，端起一碗饺子就吃了起来。二十多年，我

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青年，从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一个大都市，渐渐疏远了我的村庄和我的父母。我一路前行，跨越千山万水，追逐着自己的梦和理想。而从母亲的角度，我是跟她越来越陌生和疏远了，我在充满自信地走向一个新世界，我拿着父母挣来的钱上学，他们让我在生活上衣食无忧，而我所学得的知识，却只是让我离他们越来越远。

那次回家，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她的信仰，她对老天爷、灶王爷和财神爷的跪拜与祈求。在年轻的我看来，是多么愚昧，多么可笑，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是她内心的一种安慰，或者一种寄托。母亲的信仰虽然简单，但却支撑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依然内心安稳，心地善良。而我已不再处于那种传统之中，我所习得的新知识不再相信鬼神与轮回，切断了我们与前世、来生的联系，我们每个人的只是有限的生命；这种知识也不再相信血缘或亲缘，切断了我们与祖先和家族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这种知识也不再相信万物有灵，切断了我们与自然万物的联系，我们只是以科学或者实用的态度对待一切。这种知识也在不断地变动着、膨胀着，所以我们的内心永远也不得安宁。

那一次，我去山东出差，提前回家看了看。快走时，我告诉

母亲，这一次出差，我们还要去一次泰山，母亲跟我说，让我到了山上，替她去拜一拜那里的菩萨，她说得很郑重，说着，她还拿出了五十块钱，递给我说，“你到了那里，替我买一把香，给菩萨献上。”我说，“你不用给我钱，我有。”母亲说，“你不知道，别的钱你能替我出，献给菩萨的钱，得我自己出，这样才心诚，才灵。”我听她这么说，只好接过了那五十块钱，小心地放好了。母亲平常花钱很节俭，自己买菜，也总是捡便宜的买，五十块钱对她来说是个很不小的数目了，她竟然让我去买了香献给菩萨，可见她是很重视的一个了。那是在泰山顶上，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替我母亲拜了菩萨，虽然有点荒谬，却也很虔诚。

我想当母亲一个人坐在下午的光影中，或者在半夜的灯光下打盹时，一定会回忆起她的青春，她的孩子，她看着我们长大、离开，最后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是一个不断失去、不断疏离的过程。这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我们接受的沧桑变化，与惆怅无奈。如果乐观地看，只有这样，人生的滋味才更加丰富，更加微妙，更加完整，也只有长寿有福的人才能享受到。我想我母亲的世界，她长期供奉的那些神仙已经成了她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是她的护佑者——如此说来，母亲也是一个有福的人了。



欢迎关注“文艺菜园”